

大师之声

第一卷

美丽的危险

米歇尔·福柯



教师资格会考中的霍布斯

埃米尔·涂尔干



理性与文化

赛尔日·莫斯科维奇



演讲、采访、对谈、辩论、公开课……
将思想巨擘的言语记录成文字，
与发言者一同不朽。

大师之声

第一卷

米歇尔·福柯

埃米尔·涂尔干

赛尔日·莫斯科维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之声 第1卷/ (法)福柯, (法)涂尔干, (法)莫斯科维奇著;
张竝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447-5227-5

I. ①大… II. ①福… ②徐… ③莫… ④张… III. ①社会科学-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13604号

Le beau danger. Entretien avec Claude Bonnefoy

by Michel Foucault

Copyright © 2011,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Hobbes à l'agrégation. Un cours d'Émile Durkheim suivi par Marcel Mauss

by Emile Durkheim

Copyright © 2011, Paris, E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Raison et Cultures

by Serge Moscovici

Copyright © 2012, Paris, E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324号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本书由法国对外文化教育局版权资助计划赞助出版。

- 书 名 大师之声 第一卷
作 者 [法国]米歇尔·福柯 埃米尔·涂尔干 赛尔日·莫斯科维奇
译 者 张 竝
责任编辑 宋 旻
原文出版 Editions EHES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7
字 数 104千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227-5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总目录

美丽的危险 1

教师资格会考中的霍布斯 65

理性与文化 123

目 录

序言 5

原编者按 20

米歇尔·福柯与克劳德·波纳伏瓦的对话, 1968 年 21

大事记 63

◆ 美丽的危险 ◆

米歇尔·福柯与克劳德·波纳伏瓦对话录

目 录

序言 5

原编者按 20

米歇尔·福柯与克劳德·波纳伏瓦的对话, 1968 年 21

大事记 63

序 言

体验话语

纪念阿兰·科隆贝克 (Alain Crombecque)

在福柯思想的接受史上,出现了一系列事件,其中较不显眼的是路易·阿尔都塞出版了《来日方长》^①这件事,这些事均有助于持续改变对写过《古典时代疯癫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的福柯之著作的阅读方式,且可以更广泛地去研究他的思想。一方面,1995年出版的几卷本《言与文》^②更是突出了福柯的话语:突然之间,这位法国讲师拥有了极为全面的、已经出版的、汇编而成的各类话语,其中有些是研讨会纪要,有些是对话录或其他类型的公开展现的文字。这种汇编、翻译及编纂的做法有助于生成一个对很多

① 路易·阿尔都塞,《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 Paris, Éd. de l'IMEC-Stock, 1992)。

② 米歇尔·福柯,《言与文》[*Dits et écrits*, Daniel Defert, François Ewald et Jean Lagrange (eds.), Paris, Gallimard, 1995, 4vol.]。

人来说都未曾见过,对另一些人来说已然遗忘和压抑的形象,这是一个投身其间的思想家创造出公共空间内话语表达形式的形象,也是持续批评自身思想的形象。另一个福柯与身为书籍作者的福柯并驾齐驱,虽然这只是昙花一现的行为。这位哲学家研究活动中的双重性给人的启示,其接受效果特别令人感兴趣:尤其是特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得到了实现,许多人都说该过程始于皮埃尔·布尔迪厄^①。圆桌会议纪要和对话录的出版使得福柯的主要概念经由同时代的热心人士(比方说,参与诸如国际社会论坛或要求获得性身份的那些人士)的努力,得到了远距离的接受。

随后,福柯 1997 年开始在法兰西学院(1971—1984)授课的讲课稿以“高等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译介,自 1984 年福柯身故起,他的此类作品数量便逐渐增多;直到那时,其中的某些讲课稿还是以磁带或翻录的形式流传,教授福柯还会被人看轻,不被人重视,或者相反,某些了解他的人会在小范围内分享他的思想;讲义的出版猛然中

① 福柯对布尔迪厄的影响特别体现在“行动动机”(Raison d'agir)这一政治方案中,这位社会学家本人也好几次强调自己所受的这种影响。可特别参阅皮埃尔·布尔迪厄,“哲学、科学、介入”,见 Didier Eribon (eds.),《不可长与来往的米歇尔·福柯:批判思想的复苏》(*L'infréquentable Michel Foucault. Renouveaux de la pensée critique, Actes du Colloque au Centre Georges-Pompidou, 21—22 juin 2000, Paris, EPEL, 2001, pp.189—194*)。

断了这一进程,既让所有那些没听过他课的人,也让 21 世纪初的所有读者,不止于去了解他的课,了解他的讲义,他著作的出版也不止于在弘扬过程中完成教学使命。随着“何为介入”这一问题的提出,又加上了一个新问题:“何为教育?”

更有甚者,这一出版界的双重事件突然之间向所有人强调,并让所有人都认识到这位哲学家在其行进途中倾尽心血的那些话语,竟有着极其独特的多样性,正因其多样性,他对演讲的倾注才具有如此大的力量。换句话说,这不仅表明福柯精通话语的策略,而且还在着力寻觅话语的伦理,在他身上,这样的研究始终在进行。对这一进程的最漂亮的证言无疑在于,在其最后一个教学目标中,他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即“讲真话”。我们认为,和批评家克劳德·波纳伏瓦的对话就被置于这样一个矩阵中:尚未出版《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福柯就着手体验起了语言。

这一如何掌握话语的实践让人想起了克劳德·莫里亚克,后者在其杂志中犹如出色的编年史家,修复了电话交谈、对话、晚宴或集会上的话语^①。在福柯那儿,此种实践也很独特,而且他掌握起来也往往得心应手。福柯曾经仔细构思过

① 克劳德·莫里亚克,《静止的时间》(*Le temps immobile*),III,《正如希望是暴力的》(*Et comme l'espérance est violente*, Paris, Grasset, 1976)。

语言的行为地理学,像让—保罗·萨特^①、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甚或雅克·德里达就和他截然不同。福柯与站在木桶上对着工人讲话的哲学家也不同,他使用的话语有时候当然会和20世纪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方式相吻合,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专门研究领域乃是哲学。谈论福柯,可以置身于他的那些言说的范畴之内,也可以不这么做,但不管怎么说,都得以相同的方式将此种实践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当今的编剧和喜剧演员都会对福柯感兴趣^②。对福柯而言,讲话就是不停地再创造出一个新的剧场,一个彻底政治化的剧场。

这种声音的地理学,亦即“测听术”(audiographie),是由截然不同的一幕幕公共话语构成的,可通过其规模,简短扼要地给出其类型。首先是可观的各种教学活动(研讨班、讲课、交流、会议),其次是科学与政治讨论(圆桌会议、对话、交谈、聊天),再是宣言(参加会议、游行、集会,但不含政治论争,在这一点上,福柯毫不通融),最后是义务性的讲话(教师资格会考培训时上的大课、面对委员会的试讲、召见,甚至是审讯)。

① Jeannette Colombel,“诗学对位法”,《批评》(*Critique*, pp. 471—472, août-septembre 1986); 同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Paris, Odile Jacob, 1994)。

② 我们可举F71剧团为例,2009年,该剧团以其对福柯及其政治话语的展现,而获得奥德翁剧院青年奖。

这种测听术也有专门的场所。料想得到,某些肯定是在机构里:如大学的阶梯教室或广播电台演播室;有的则毫不搭调:我们难道不记得有一次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对话就设在巴黎吉勒餐厅(Gilles et Fanny Deleuze)的厨房里吗?福柯与莫里斯·克拉维尔的讨论则跑到了韦兹莱隐修院?还必须提一下那些街道,比如查理三世时期囚徒暴动后南锡的那条街道,或像金滴街这样的巴黎斜坡马路。

在本书中,福柯与《艺术》(*Arts*)杂志的文学批评家克劳德·波纳伏瓦分几次见面,并对后者的问题作了答复;这几次见面发生在1968年的夏秋之交,很有可能是在芬利博士路的福柯家,而不是在伏吉拉尔路的公寓里,从突尼斯返回后,他就不在那儿接见客人了。这些会面中翻录的第一次交谈内容就是本书。

该地理学在档案里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此处指的就是记录在磁带上的原生的内容(比如,他在巴西、日本和加拿大参加会议的纪要,尤其是法兰西学院的讲课稿)或由福柯确定的文本(《言与文》中搜集起来的无数对话),另有讲话的翻录稿,更有亲历者所记的笔记,通常都是学生所记,如福柯在乌尔姆路上的高等师范学院当辅导教师时的讲课稿,或只是福柯在讲话时的一张照片,可是他在照片里永远发不

了声：有一张有名的照片，摄于1971年，相片上的这位哲学家正在金滴路上，手握麦克风，旁边围着克劳德·莫里亚克、让·杰内和格鲁克斯曼。有时候，没有丝毫踪迹，话语归于沉寂，就像20世纪60年代在布加勒斯特那次，或1969年在索邦大学的那次^①。福柯那次在法庭上说了些什么呢？反正从今往后是再没人知道了。和波纳伏瓦的交谈就是从档案的这个角度切入的，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米歇尔·福柯中心协会（Association pour le Centre Michel Foucault）的档案中，就保存着本次谈话的打字文稿。这份翻录件很有可能是由克劳德·波纳伏瓦亲手输入的，福柯未作任何修正或添加。磁带已了无踪影，声音也已沉寂。2004年，恰逢福柯故去二十周年之际，福柯工作室与法兰西广播电台协办了两场晚会，展现了本次谈话，策划者是我们和阿兰·科隆贝克及达尼埃尔·德费尔；法兰西喜剧院的院士埃里克·吕弗替福柯配音，皮埃尔·拉曼代则替波纳伏瓦配音。该讲稿的录音已于同年在伽利玛出版了CD版。《世界报》则用一整本副刊专门报道了2004年秋季的这场盛会，本次翻录稿的最初几页已与福柯的同代人为其拍摄的照片一起刊发了。

① 参阅《米歇尔·福柯：特殊的一日》（*Michel Foucault. Une journée particulière, Photographie d'Élie Kagan, textes d'Alain Jaubert et Philippe Artière*, Lyon, *Ædelsa* Éd., 2004）。亦可参阅 www.michel-foucault-archives.org。

这些档案极为相异,常常还很简练,只是勾勒出一幅不太应景的草图,但与福柯的规划联系得还是很紧密的。在知识分子福柯的心路历程中,不言而喻的是这些语言事件的名称均与他的人生轨迹有关联,而且嵌录于历史的前后背景中,因而照亮了这条轨迹。因此,必须记住的是,1968年前后的几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出现了学生、工人占据话语权的密集潮流,而知识分子话语的占据潮也是不遑相让^①。

我们认为,在福柯的这种情况中,有两次实践堪称典范:一次是媒体演讲会,一次是本次交谈。福柯在好几本书里通过引入对话,比如《知识考古学》(*Archéologie du savoir*)的结尾,中断了单义的言说,对此种方式,应该会有很多话可说;还应该分析他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时所用的方式,他采用了某种招式,还不无乐趣地高声宣讲自己的所见所闻,最后,还应该研究一下20世纪60年代哲学家为法兰西文化广播频道所作的单人广播节目^②。如果说我们已经研究了这次对话和那次媒体演讲会,那是因为其中涉及到了两种可从中选出规则的实践活动,还因为这其中也完美地体现了他同克劳德·波纳伏瓦共有的那次体验。福柯并未去发明创造如何占据话语

① Michel de Certeau, *La prise de parole*, Paris, Éd. du Seuil, 1994.

② 广播内容,请去听《乌托邦与异托邦》[*Utopie et hétérotopies*, Daniel Defert (eds.), 1CD, Paris, INA, 2004]。

权的策略,而是颠覆了这种做法。

本次会谈的内容出版之后过了几年,突然出现了媒体演讲会的实践,1971年至1972年期间,当时,福柯参加了监狱信息团体(Groupe Informations Prisons,简称GIP)。该组织致力于以战斗的形式获取信息,既然极左派的几大政治组织已遭政府解散,那它便在1968年后法国的压抑环境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①。福柯不顾病痛,亲自跑到各所监狱前,和那些家庭对话,跑到郊外的居民区和太阳剧团的喜剧演员们一起演戏。在这次介入中,福柯操练了话语,这在他而言可是从未有过之事,而哲学也得到了操练^②。

媒体演讲会并不属于这些实验性的实践活动;召开这样的会议有许多条条框框;究竟由谁来占据话语权常由当局来安排,他们会让这些演讲轮番上阵。记者都是由部长或共和国总统召至媒体演讲会的。在这种会议上,一名或数名要人会向记者讲话,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势如何,经常都是分两步走:先是演讲者宣讲,然后是和听众的对话。用的资料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总有说教的成分在里面。演讲者坐

① 菲利普·阿尔提耶(Philippe Artières), Laurent Quéro,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监狱信息团体:战斗档案,1970—1972》(*Le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Archives d'une lutte, 1970—1972*, Paris, Éd. de l'IMEC, 2003)。

② François Boullant, 《米歇尔·福柯与监狱》(*Michel Foucault et les prisons*, Paris, Puf, 2003)。